

壹、前言

國外學者研究黃色笑話行之有年，Cornog與Perper（1999）甚至書寫文章緬懷潛心於黃色笑話研究的G. Legman，在他們所寫的〈做愛而非作戰：葛尚·雷格曼的一生傳奇〉（“Make love, not war: The legacy of Gershon Legman, 1917-1999”）一文中，盛讚Legman對黃色笑話研究的貢獻；相較之下，笑話在中國社會中不但不被視為正統史料，在文學研究中，笑話也只會被歸類在「小說」類別，黃色笑話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數。

縱觀中國歷史，黃色笑話早在唐代就已出現，一如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中記載，唐玄宗喝醉酒時，曾問李白說：「與天后之朝何如？」李白回答：

天后朝政出多門，國由姦幸，任人道如小兒市瓜，不擇香味，惟揀肥大者。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、剖石採玉，皆得其精粹者。

此為一則黃色笑話，用來諷刺武后喜好「巨根」男寵（王仁欲，1966）；之後，明末清初，由於小說文化興盛及社會風氣轉變，許多小說主題開始描繪男、女情愛、風花雪月之事，如《金瓶梅》、《紅樓夢》中也出現許多黃色笑話（陳克嫻，2003）。

何春蕤（2003）在〈他們都會說一黃色笑話〉一文中強調，黃色笑話具有情緒紓解的功能，在高度壓抑的社會中，講黃色笑話是很重要的情緒出路；換言之，黃色笑話和其他笑話一樣，可以紓解情緒、製造歡笑，在學術領域中理當受到同樣的重視。

貳、文獻探討

一、黃色笑話的定義

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》中將「黃色笑話」定義為「葷笑

話」，強調葷笑話是一種猥褻低俗的笑話。周作人（1992）在〈苦茶庵笑話集序〉裡指出：笑話的分類，可以簡單地分為「挖苦」與「猥褻」兩大類。按照教育部字典的解釋與周作人的分類來看，猥褻類的笑話就是「黃色笑話」。

黃色笑話就像是一個包裝精美的盒子，外表看起來高尚，內在卻充滿挑戰禁忌的話題（Legman, 1968），倘若沒有技巧性地呈現性慾和攻訐，就容易淪為低級和粗鄙，不但無法引人歡笑，甚至會引起噁心焦慮（陳學志、王慶中，2005）。

一般而言，黃色笑話猥褻與否的標準，取決於社會的尺度（翟本瑞，2001）。多年來，即便民風漸開，黃色笑話仍無法跳脫「情色」的框架，在某些公開場合講黃色笑話，仍被視為不禮貌的行為，人們愈來愈清楚地悟出：幽默的笑，並非可以讓人任意拋灑，它受到對象、環境等多方面的制約，也受到尺度、分寸的限定（周安華，1993）。

二、黃色笑話的主題

Abel與Flick（2012）的研究發現，不管是男性或女性，均喜歡以異性為焦點的笑話，特別是笑話的內容如果與女性有關，且帶有「性」的意涵，頗能奏效；Greenwood與Isbell（2002）也有類似的見解，其研究發現，具攻擊性且愈具有性別歧視意味的笑話，愈具有娛樂效果。國內、外的黃色笑話主題大同小異，國外學者Legman（1968）分析黃色笑話後便發現，黃色笑話主題大多與禁忌（如性、淫蕩、亂倫等）有關，或與一些權威人士（如父母、老師、警察、富豪、名星等）有關的性話題；至於中國社會的黃色笑話主題以何為主？研究中國古代葷笑話（黃色笑話）的盧怡蓉（1996）也指出，古代葷笑話的主題大致為：（一）嘲諷人類的「性」現象；（二）以猥褻的言辭做為嘲諷或挖苦其他人、事的手段；（三）純粹調笑。

幽默與黃色笑話之間是無法斷然切割的，黃色笑話之所以被視為具有笑點，不外是它讓人常有不預期的驚奇，而這些驚奇則來自於各種不同主題故事，有了一些以人、職業，甚至是以動物為主軸的故事做為鋪陳，加